

袁克文藏书室名小考

孙俊

袁克文（1890—1931），字豹岑，又作抱存，号寒云，河南项城人，袁世凯次子。民国初期，袁克文师从李盛铎学习版本目录，学有所成，乃致力搜罗古籍善本，其藏称盛一时。

袁克文的弟子俞逸芬¹有《寒云小事》，谓其师“搜罗之广博，考证之精审，皆足以自成一系统。……所藏宋本凡二百种，因自署‘百宋书藏’，百城坐拥，殆驾黄尧圃‘百宋一廛’而上之。”²林申清《藏书楼名摭趣》“后百宋一廛、百宋书藏、八经阁”条亦言：“由于袁氏身份特殊，其聚书之速，气派之大为历代私家藏书所罕见。因自比黄丕烈之‘百宋一廛’而称‘后百宋一廛’，然袁氏又不满足于此，及其所藏宋槧达200种，乃更其室名为‘百宋书藏’。盖自以为堂堂皇太子，岂能输与区区陆心源之流。”³我们细检袁克文与“百宋”、“百宋书藏”相关藏印，有“后百宋一廛”、“百宋书藏”、“百宋书藏”以及“百宋书藏主人廿九岁小景丁巳元日吴下王大斫制”肖像印。袁克文真是不甘“后百宋一廛”落后于人，而自署“百宋书藏”以表后来居上吗？

宋嘉定刻本《友林乙稿》⁴有一段袁克文题跋：

“予因慕尧翁为人，兼获其遗藏，故名藏书之室曰：‘后百宋一廛’。近王子冰铁⁵见而陋之，为予刻印影且题其额曰：‘百宋书藏’。予藏宋本虽已逾百却未盈百，曷敢妄自张夸，然多王子之厚情，乃易名曰‘百宋书藏’，以纪不忘，已觉慙颜之甚者也。元旦后一日寒云又记。”（此跋末钤“百宋书藏”）

此跋表明了两点：一、“后百宋一廛”乃追慕尧翁；二、“百宋书藏”并非自夸。

王冰铁，正是丁巳（1917）元日为袁克文制“百宋书藏主人廿九岁小景”印的“吴下王大斫”。尧翁，即黄丕烈（1763—1825），字尧圃，一字绍武，号复翁，又号佞宋居士，江苏长洲人。好蓄书，尤好宋槧，颜藏书之所曰“百宋一廛”。顾广圻因作《百宋一廛赋》，而黄丕烈自为之注。

袁克文除名其藏书室曰“后百宋一廛”外，还有一印曰“佞宋”，亦可见其追慕尧翁之心。黄丕烈晚年念念不忘作《续百宋一廛赋》，宋刻本《学斋占毕》黄跋曰：“予之所以必欲归此残宋刻一卷者，为予又将作《续百宋一廛赋》所以备料也。”⁶袁克文也曾希续尧翁之志，作后百宋一廛赋以纪古缘，可惜此愿未偿。《友林乙稿》袁跋云：

“《百宋一廛赋》中书，予所藏惟此一帙，今又于吴县顾氏家得《挥麈录》三卷，首有孙子潇绘尧翁小像，亦希世宝也。今已溢百宋，将作后百宋赋以纪古缘。近世几经劫火，旧籍仅存，岁余蒐集，精力交疲，较之前人难易殊而嗜之深求之切，此志当不让前人。丙辰（1916）三月十九日重游玉泉，信宿山舍挑灯展读信手题记。”

袁克文还请吴观岱⁷摹画黄丕烈小像，绘于宋刻黄丕烈跋本《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》护页上，并小字题诗云（按：以下括号内为袁克文原注）：

1 俞逸芬（?-1945），原名俞逸，笔名大云、迦叶，室名碧参差仙馆、照红楼，师从袁克文。

2 转引自郑逸梅《“皇二子”袁寒云的一生》，民国笔记小说大观（第四辑）《辛酉秘苑 寒云日记》第150页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1月。

3 见《图书馆学刊》1998年第1期。

4 关于此本是否为宋嘉定刻本尚有争议。

5 王冰铁，名大斫，字冠山，号冰铁，以号行。江苏吴县人，与吴昌硕、钱瘦铁合称“江南三铁”。

6 见姚伯岳《黄丕烈评传》第250页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11月。

7 吴观岱（1862~1929），初名宗泰，字念康，号洁翁，别号有小梅花庵主、鱼陆散人、溪山画隐、觚饮道人等，江苏无锡人。工书善画，山水人物兼妙，尤擅画梅。

“烦君山水云烟笔，
写此瞻闻博学人。（博学瞻闻，百宋一廛赋中语）
四海八荒空吊影，
一廛百宋易成尘。
两朝小集留鱼（棚本鱼玄机诗）史（史弥宁友林乙稿），
十卷青词（详注周美成片玉集）考蔡（庆之）陈（元龙）。
更有第三挥麈录，
鬢眉得识画中真。（宋刊挥麈第三录册首有孙子潇画尧翁像）
吴观岱画师为摹尧翁小像，赋此寄之，即题画端。寒云记于云合楼。”
可见，袁克文对黄尧翁的欣慕之意，真乃殷殷切切。

《友林乙稿》还有一段袁跋云：

“百宋赋中书，比于湘南又获棚本鱼玄机诗一册，题咏琳琅，为予藏百宋一廛遗书之冠。……丁巳（1917）元旦寒云记于上海后百宋一廛，时年二十又八。”（按：此丁巳年自署“时年二十又八”与肖像印中“廿九岁”有出入。）

此跋时间为“丁巳（1917）元旦”，乃王冰铁为其制印“百宋书藏”之时，寒云仍自称“后百宋一廛”。尔后，又在“元旦后一日”跋文中，表明自己取“后百宋一廛”为藏书室名是追慕黄丕烈尧翁之意，因所藏宋刻并未盈百，所以不敢张夸“百宋书藏”，乃以“百宋书藏”易之，但却在此跋尾钤“百宋书藏”，并在所藏《八经》、《唐女郎鱼玄机诗》、《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》等珍本上，亦均钤有“百宋书藏主人廿九岁读书小景（影）”，寒云钤此印，大概是为了领受王大斡的情谊吧。我们也发现，丁巳以后的寒云题跋，常以“百宋书藏主人”“百宋书藏”落款，如元刻本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、宋刻黄丕烈跋本《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》，“百宋”当是事实。但寒云藏宋本是否曾经盈百呢？因其无藏书目录存世，加之聚散太快，颇难考实。